

母亲的思念

高明昌

前一个礼拜一,因为连着开会,我没有去老家。第二天又因为参加活动,也没有去老家。到了晚上,最小的妹妹发来信息,意思是:老娘问星期一不回家,是身体不好,还是工作忙?我回信息:因为有些事情要做。这事也就过去了。第三天中午,应朋友邀约,我去了市区谈点文学上的事情。不料,下午三点,最小的妹妹打来电话,说老娘不相信她的话,说我身体肯定不好。我告诉小妹说明天就回家,让母亲看看就好了。打电话时,母亲在最小的妹妹身旁。我听到小妹说,老娘,你听电话吧。就这样,我就和母亲说了一些话。我明确告诉母亲,我身体可以,就是几桩事情挤在一起,有点小忙,明天回来。母亲听到了我带笑的声音,辨出了真实情况,就说晓得了,你忙吧,说完就挂断了电话。

我一身轻松,我想笑,但感觉到了眼睛有点润湿。亲耳听到儿子的声音,才肯确认儿子无恙,母亲也是急得没办法。

这样的事情,我读大学时也碰到一次。当时,母亲叮嘱我,如果功课特别忙,周日可以不回家。后来的日子,我确实有一个星期日不回家,可到周一的中午,我在宿舍的楼下,碰到了父亲。我有点惊讶,父亲来一次,坐车需要三四个小时。父亲说:你母亲叫我来看看你。我一时觉得母亲夸张了。不是说好的,功课忙,可以不回家啊。父亲说,是的,但这个礼拜天不回家,等到下个礼拜天回家,中间要隔开十四天了,你娘要想的。我一听,一呆,怪自己只能读中文系,这个周日不回家,其实就是十四天不回家。十四天里,做母亲的哪个不想儿子。我马上承诺:这个星期天我回家的。父亲听后笑嘻嘻,脸上随即露出了像是母亲的笑意。我从此知道,这个礼拜不回家,下个礼拜再回家,母亲要想我十四天。十四天的思念像一根线,牵到哪里才不牵,只有我知道。

我工作后,离开家十几里路,没有成家的时候,是一直回家的;成家后,我就有了两个家:一个是我自己的小家,一个是我的老家。在教书最忙碌的时候,我确实难得回家,母亲也确实不再横竖叮嘱了。母亲喜欢去村上给我打个电话,都是借着蔬菜的名义说话的,蚕豆好吃的时候,母亲说回家来拿点;玉米好吃的时候,母亲说你回家来拿点;黄瓜好吃的时候,说你回家来拿点。好像我们所在的地方没有这些东西似的,听多了,我有时说,镇上买得到的。现在想想,“镇上买得到的”这句话,是很伤母亲心的。后来的我,再也没有说这样的话。我回去次数多了,发现另外一个现象:我说什么时候来就什么时候到的,那些蔬菜都是新鲜的,我估计是母亲候准时间挑拣好的;我说什么时候来,结果晚了一天半天的,蔬菜都不新鲜了。从蔬菜的颜色、情状里,我看见,母亲希望我守信、守时、准时,如果提早的话,母亲会满脸惊喜而手足无措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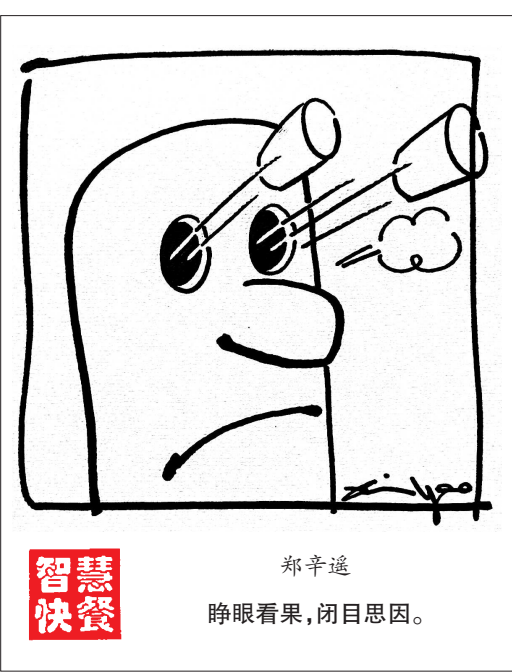
母亲对儿子的思念,在母亲的眼里,有时就是一个照面。但于我而言,错过日子,错过时辰,其实都是对母亲心绪的怠慢,我现在再也不怠慢了。

我一直觉得,上海有两张名片。一张是外滩,一张就是梧桐树。

那年炎夏,我有事出门,片刻就汗流浹背。亏得转身就是衡山路,一路走去,浓郁的梧桐绿荫一直柔柔地笼罩着我,有几处路段甚至遮天蔽日。我顿觉心情舒畅,步履轻快,对此树的感激之情油然而生。又一个深秋夜,与闺蜜从溧阳路歌厅出来,随即就被梧桐树荫裹挟。身上有点点月光洒落,脚下是满地黄叶堆积,被行人

66岁的刘惠钧小名阿三头,他从学生时代起就喜欢收藏与电影有关的东西,比如《上海银屏》《大众电影》《上影画报》等等,林林总总上万件。他在长寿社区举办过《刘惠钧电影藏品收藏展》活动,也和著名电影演员张瑞芳一起,上过电视台的《依好上海》节目,介绍自己对电影的爱恋。

阿三头读中学时流行录像机,于是他喜欢上了收集电影碟片,经常去方浜中路一家上海老唱片行淘片,中国的、外国的,买回来既欣赏又收藏。《地道战》《渡江侦察记》《永不消逝的电波》《英雄儿女》等经典影片他看过无数次了,但这些红色电影碟片照样买回来留着纪念。看电影、留票根,也是他的收藏习惯。他在上海永久自行车厂当工人时,每周看



“你这是好地方呀!”

发小老莫一坐下,就赞叹道,“颇有异域风情啊!”

“是好地方。”明人接口道。他在这祖国最西北边的县,已呆了两年多,老莫来旅游,他便找了县里最好的一家餐馆招待他。“这些菜肴都很有味道,这么正宗的民族风味大上海品尝不到。”

明人心情自然也愉悦。他在这里扶贫,有朋自远方来,也是尽一份东道主之道了。

不久,老莫的两位朋友来出差,老莫请明人帮忙照应。周日的空隙,明人便陪他们去神山圣湖走了走,并自掏腰包,在当地的一户农家吃了一餐。他们大口吞咽着清蒸的牛羊肉,连说好吃真好吃,一点膻味都没有。

不几日,老莫又来电致谢了:“你那真是好地方,我朋友赞不绝口呢!”

“好地方,确是好地方!”明人回应道。

明人扶贫三年多,圆满完成任务返沪,老莫一定要请他。席间,老莫仍不断在说:“好地方呀!有时间真想再去那边玩几天。”



翌年开春,明人扶贫的那个县的副县长一家子来了,明人赶忙找了一家滨江的餐馆,招待他们,还约了老莫一起参加。人多热闹些。

副县长是汉族人。父亲是参加解放西北边陲的猛将。后来就扎根那边。

叙谈中,老莫还是那句话:“你们那里是好地方呀!我去了还想去!”

醇厚和气的副县长一家人客客气气地点着头。明人却感觉到些许尴尬。

明人最终憋不住了,他用上海话对老莫说:“依

着 一树的繁荣生生不息。一位园林工作者告诉我,一棵梧桐树可生长百年以上。在这百年里,它迎着严寒酷暑风霜雨雪昂首挺立,不知演绎出多少感人至深的浪漫故事。

我去过武康路巴金故居旁的“梧桐区”,仰望高大的枝干而沉思,感谢它们守护着一个高尚的灵魂。我到山阴路大陆新邨看过鲁迅故居,也感谢山阴路两侧的

著名影星的电讯卡。阿三头老父住在张店,他去看望老人的同时,顺便逛附近一个双休日地摊市场,意外发现了这套电讯卡,而且自己与其中的20个明星合过影,便买下来收藏。他和饰演《51号兵站》里的小老大梁波罗是忘年交,便带着影星电讯卡去梁波罗家里,梁波罗欣赏后说“很稀奇、很珍贵、很少见”。阿三头收藏的电影版连环画也有五百多本,简直可以在家里开一个“纸质影院”了。他还向上海电影博物馆捐赠了71本。大明星向梅题字称赞他是“影视事业最忠诚的拥戴者”。

阿三头有一段独特的经历,他下岗后当群众演员拍了十多年片子,累计参演五

自驾游的好处是,没有非常呆板的计划,却有出乎意料的惊喜。中国实在太大了,开着开着,意想不到的“大名人”说不定就在某处等着你。

去年十月下旬秦岭自驾,顺着著名的网红旅游线路太洋公路,从宝鸡开到汉中,一路深入秦岭核心腹地,在山峦叠翠中蜿蜒穿行。

汉中有条古栈道已有两千年的历史了,“明修栈道,暗度陈仓”就发生在这块区域。我导航去探寻被誉为“蜀道之冠”的石门栈道,车开到一个看似普通的小镇上,突然发现马路当中有一块大石头孤单地立着,一眼扫到一个“褒”字,脑子一激灵,把车调了个头开回来再看,原来石头上有四个大字:“褒姒故里”。

停车拍照留念。

当年周幽王为博褒姒一笑,烽火戏诸侯,导致西周的灭亡之路,而褒姒也被犬戎所虏。如今,一块路中央的石头说着历史,也告诉我们这就是古代的褒国所在地。

再往前就开到了我要寻找的石门栈道,还叫作“褒斜栈道”,是古代贯穿关中和巴蜀的主干道,也是兵家必争之地。在常规的旅游线路里,我没看到过与褒国、褒姒相关的内容,无意中的“相遇”会很开心。影视剧中的褒姒形象被描写得很丰满,现实中却只留下了一块石头。

今年初春,当我经过安徽省当涂县的时候,途中发现好几个地方出现了“李

呀依,依到那地方就几天辰光,很多地方依还没去过! 勿错,那里是好地方、祖国的一方土地,不过,那地方生活艰苦,即便好不容易脱贫了,与沿海城市相比,还差距老大额,依哪能勿想想!”

副县长没听懂。老莫倒被说得一愣一愣的。他缓缓站起身,将酒杯举起,面向副县长和家人,深深鞠了一躬,又转向明人,也弯下了腰。然后,仰起头,一口饮尽了。

此时无声胜有声。老莫的脸更红了,明人觉得他们之间的心更近了。

梧桐树陪伴着一位铁骨铮铮的斗士。近日回到我曾经住过的大杨浦老房子,那里的梧桐树依旧生机勃勃、风姿绰约,每天将浓郁的绿色和清新的空气慷慨地送给每家每户。这其实是一种“润物细无声”的浪漫。

老屋的梧桐曾陪伴我从孩童到成年,又步入老年。如今,望着它的矫健身影,我深信,等到深秋叶落芳菲尽,初春嫩芽再绽放,在新一轮的生命中,它们又将继续演绎一段段浪漫故事。

白”的印迹,而当晚住宿的酒店里恰巧有上下两册《当涂古今吟》,是当涂县政府编印的。我这个中文系的学生竟然不知道李白卒于当涂,十分惭愧。

查了资料,李白自25岁到当涂开始,至62岁终老当涂,37年间7次踏上这片土地。南朝大诗人谢朓曾筑宅当涂青山,居住吟咏。仰慕谢朓的李白来到当涂后,泛舟姑孰溪、丹阳湖,或登临天门山、牛渚矶、凌歊台、灵墟山,或观赏谢公宅、桓公井,或寓居横山石门,反复遨游题咏,留下了56首诗文。难怪当涂政府要打“李白”牌。

第二天,我便驱车前往天门山,看看“楚江开”,因为那里有一首大家熟知的名诗——《望天门山》:“天门中断楚江开,碧水东流至此回。两岸青山相对出,孤帆一片日边来。”

第一次读到此诗时觉得气势磅礴、波澜壮阔,十分向往。如今到了现场,景色依旧,却有巨大的落差,感觉景色或许只能排中上。时移世异,现在开车千里之行也可在一日之间轻松完成,放飞无人机便能从上帝视角俯瞰苍茫大地,两岸青山皆为影、江上百舸争流忙,心无千里有旁骛,哪里有诗有胸怀? 诗人李白那种宇宙之间荡气回肠的哀叹,被时间、被地理环境冲刷到了历史的尘埃之中,偶尔,它会跳到你的舌尖闪闪发光。

传说李白酒醉从“联璧台”跳江捉月而死,明嘉靖纪元凯诗曰:“峨嵋峭孤绝,游子往不歇。又见谪仙人,空江自明月”。

凤凰山下琴江边,有一座小圆山。东面的山弯里,总有寂寞的风从低矮的天空下吹过苇叶,传递着忧伤。

春夏交接之时,我特意来此,要好好地把这个山弯转一圈。顺着养殖塘的小路走,路上一簇簇的三叶草长得正欢,路边的蚕豆勃发鲜透,塘边桃李相间,结满鲜果。

拐过前面的山嘴,前方是一个静谧的山弯,长着一棵华盖亭亭的树。走近一看,是桑树,再一看,繁茂的桑叶间结满了一串串的桑葚,有青涩的,有淡红的,有紫红的,意外地欣喜,不停地摘食着桑果,酸甜适口。树下是一口养殖塘,竹排就横在树荫下。树后面是两座小屋,一片橘园。这棵桑树长得蓬蓬勃勃,有四五个大分枝。我看了看它,莫名地亲近,它一定在此寂寞有了年。农桑天然相连,古人必在房前屋后种植桑树,所谓桑梓之地亦即故乡。在强调“父母在,不远游”的古代,若一个在外的游子看到桑树,必会想起父母。

行至小屋处,一处两开间的堆些农具,另一处三开间的,住着人。屋前的院子里铺满阳光,一个少妇正坐在阳光下静静地给孩子喂奶,没有别的人,或许主人外出劳作了。院子的边上是一片橘园,已经开出了白色的花,像刚刚睁开的眼,不停地向外轻吐芳香。橘树下伏着三三两两的鸡,好安详的一幅图画。我对着少妇笑了笑,她回我以淡然而信任的笑,没有惊慌也没有阻止我靠近的意思。我本想走进院子跟她聊聊,又怕打扰她喂奶。只是隔着篱笆在稍远处静静地站着,彼此微笑着,简单地说了几句话,不至于破坏这份山野里古老的宁静。

站了一会,我告别她,从前面桑树下的小路穿过去,来到另一个山嘴,外面就是琴江了。我坐在斗门头沐着阳光和风,看着江上往来的游船,又回头看看那个安详的山弯,忽然想起南北朝民歌《西洲曲》里“风吹乌柏树,树下即门前”的诗句,心头柔软不已。

这种扎根于山野的最安定的农桑生活,每每让我怀念不已。然而不知从什么时候起,我们成了永远漂泊的旅人,在如此静美的红尘深处,也只能路过,而无法停留。

藏品见证了阿三头从影迷到业余影视演员走过的历程。从永久厂出来的他,把热爱企业品牌的执着,悄然演绎为与电影结缘的“永久”情结了。